忠穆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忠穆集卷五

宋　呂頤浩　撰

乞留直筆兼官[illegible]行省事狀

臣承奏事恭覩聖訓以隆祐太后欲行六宮合留行在又親奉聖訓六宮並隨太后行此中更不留人臣尋臣昔年知揚州日親見奉御內尚書省直筆留一半在東京一半於揚州州治安下今若不留直筆之類即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內省職事令何人掌管蒙聖訓欲令內臣權管臣即時
已奏令內侍權管內省職事深屬不便臣即至都堂與
執政商議此事有合奏陳者陛下以隆祐太后及先朝
房院人數稍多痛懲二月間倉猝之禍遂先遣行誠得
策也然近日議者多以為陛下雖有固守建康之詔而
陰為避敵之計如曾楙尚疑之況無知之民乎今不量
分嬪御留行在則民心不固流言紛紛此不可一也兼
內宰之職自成周有之董正女御之屬今內尚書掌批

出四方奏牘及臨時處分亦自古設官之制宮禁峻深
與外人不相見故號令嚴謹若令内臣權管深恐不密
亦恐不可開端此不可二也伏望聖慈詳酌少留六宮
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内尚書直筆在此以嚴命令乞
賜睿察

論乞移蹕平江府狀

臣有迫切之懇久欲仰冒天聽然朝夕思念深懼輕瀆
冕旒之聽是以踟蹰累旬未敢陳述欲隱忍不言復恐

懷情不盡上誤國事身為舊弼仰荷陛下恩遇之深既有所見豈敢緘默不言臣竊見今年二月間移蹕建康與諸大將兵屯去處相近指麾號令事勢順便漸圖中原此上策也然自三月至八月敵人騎兵弓弱馬瘦之際既未能舉事今已秋深矣正敵騎得志之秋不可不嚴為隄備惟建康之為郡與偽境相去密邇敵人用兵能避實擊虛既知韓世忠與張浚兩軍人馬精銳分屯楚泗兩州必引兵西去由上流渡江敵騎所向如飄風

驟雨之來朝發太平州上下州軍午未之間已馳至建
康斥堠探報安可及哉萬一奔衝兵馬蹂踐倉猝顛沛
又如在揚州時不可不防也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計
長慮却顧天下幸甚且陛下近降指揮改駐蹕為廵幸
法漢高祖唐太宗之事顧明詔大臣熟議於九月下旬
且移蹕平江前倚陂湖沮洳之險背負松江長橋之阻
緩急不至狼狽進退不至倉黃候來春復幸建康乃萬
舉萬全之計乘輿永無後患之策也臣頃在河北與金

人相持累年熟知其情大槩善示弱善設伏若近日別無警報此尤不可不慮安危之機國之大事仰冀聖明深賜洞察臣昨於建炎三年蒙陛下擢任左僕射是年四月扈蹕往建康至八月下旬懇告陛下廵幸浙東仰蒙聖慈浩然開納進幸温台等州是年金人渡江聖駕往來迄無驚擾之患前事未遠龜鑑昭昭雖敵兵未必至江然在我之計思患預防不得不然也臣衰病餘生常恨無以報國輙貢芻蕘之言仰祈天造貸其萬死臣

無任激切之至

論邊防機事狀

臣歷官四朝蒙國厚恩仰荷陛下眷遇之深雖糜骨粉身無以論報臣自聞豫賊與金人入邊以來緣不知探報之詳無由條具備禦之計而數日來收窐相趙鼎書云敵騎尚留淮甸詐不可測又得右軍統制張俊及一二掌兵官書云將士之心皆願悉兵過江與金人接戰緣事關利害輙有愚見冐昧塵述夫王師纔渡江便有

大禍福何以言之蓋淮南之地金之騎兵可前可却而我師易進難退不可不審也竊料敵人二三月間糧盡必勢窘何以知之蓋京西及徐亳諸郡全未有耕鑿糧運所出自來止藉東平濟南府及淄青德博等數州而已今偽齊漕運由北清河泝流至濟州山口鎮（原注：上水約一千里）自山口鎮入黃河經由徐州淮陽軍轉漕入淮極為艱阻兼黃河自來難行舟船則齊人所儲糧食必不廣數年以來劉豫父子雖於南京淮陽軍陳頴數州積聚

資儲然供給敵軍今已數月非久軍食必盡糧食既盡
必謀退去但明遣探報候其欲退分遣精鋭追襲掩擊
必獲大捷兵法所謂料兵筭食古之善為將者常以兵
食相須豫賊不知用兵之策而金人狃於常勝不知慮
敵深入吾境此天亡之時也願陛下於此沍寒之時金
人弓健馬壯之際且敕諸大將謹守江岸俟其糧盡欲
退併力追襲此萬全之策也金人大帥如洛索扎木國
王斡喇布皆已物故今次南來者達賚郎君四太子臣

在燕山府皆聞之達賚有謀而怯戰四太子乏謀而麤勇然四太子所統部曲比之達賚極衆且精鋭四太子所向尤宜隄防也臣螻蟻之情不勝憂憤之至仰乞照
察

再論邊防機事狀

臣契勘禦敵之計臣已條具其畧臣所謂王師纔過江便有大禍福者蓋用兵之法要在知彼知此金人因大遼及中國太平日久民不知戰遂致縱横又外國之性

惟知附疆昨金人既得志於此地諸羌附之乃驅率諸
國人民使之先登冒犯鋒鏑何嘗有愛惜兵民之意哉
國家自渡江之後數年以來陛下宵衣旰食竭力養兵
近方聚得戰兵十五萬器甲粗足豈可容易渡江與不
顧危亡之衆決一旦之勝負哉自有萬全之策望陛下
熟計之今已歲盡但乞謹守長江俟來年金人欲退之
時須明遣探報選差大將揀擇精銳急急追襲若乘勝
可前引兵至南京亳州界以撼汴京則劉豫父子必震

恐北走惟不可殺人不可刼掠續觀兵勢相去遠近若王師尚可北去即長驅至汴京既到汴京選差土豪守之來年七月間我乃班師過淮以待次年再出兵法所謂彼出我入彼入我出不過三數年間中原之地黄河以南必先為我有矣臣所謂萬全之策漢高祖所謂吾寧鬬智不能鬬力者此也臣年老衰病識見褰淺憂國之心不能自已乞賜睿察

論乞定駐蹕之地狀

臣契勘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渡淮三年正月遂直走揚州去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蕭顧中引兵逼江今復稍退此皆天祐本朝聖德昭格之所致也夫金人本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將以創中興之業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于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

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鋭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為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

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馬上治之之跡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在西北二邊出入行陣二十餘年今者年逾六十近在軍中頓覺筋力衰憊非復昔時之強壯也日望陛下賜骸骨而歸所幸未填溝壑之前一見中興之業爾乞賜睿察

論車駕乘馬事狀

臣昨日留身奏事仰蒙聖諭朕欲親幸軍營按視諸將

教習陣隊而前此宰執力陳不可近日自杭州舟行到常州緣諸軍陸路不易遂登岸乘馬欲與衆人同艱辛而范滎又以為不可緣此鬱鬱臣仰聞聖言不覺感歎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定之時馬上治之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生尚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也昔周武王師踰孟津左仗黄鉞右秉白旄載於經籍未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往

來於棘門霸上細柳營勞軍以今觀之自咸陽東南西
漢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須三兩
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為非唐太宗躬擐甲冑平定禍亂
如榆窠園之役與單雄信親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
先登率史大奈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遂擒竇建
德皆聖人英武之畧但陛下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
履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櫜鞬若按視軍營
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臣願陛下以剛斷為心以神武

為事勿拘俗儒之論自為𪫺𪫺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
幸甚

論黜浮薄之士狀

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潘棐差充川陜宣諭官李愿下幹
辦公事面奉聖訓令説與李愿潘棐比因上殿觀其為
人頗輕浮不可全信此行祇以棐久在西方知川陜人
意備詢問爾夫潘棐臣素不識之但曾召至都堂觀其
為人有口𪫺善談論然舉止輕儇議論捭闔政如聖訓

臣與宰執退而仰歎睿照精明以此推之人之才否忠佞豈能少逃於聖鑒臣嘗觀自古立功立事之人皆剛毅木訥重厚寡言其輕儇辯捷之人聽其言雖可喜使之臨事非惟鮮克有濟亦往往至于敗事故自聽言之際尤不敢忽昔張釋之對漢文帝以謂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風靡不可不察釋之之論是矣唐德宗寵任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延齡處

之不疑德宗雖頗知其詭譎但一好詆毁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韋渠牟形神浮躁有口辯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唐政不綱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陛下日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趣向而用之庶幾所進擢者皆重厚沉毅之人而退黜輕儇浮薄之士使小人不得間君子則可以立功立事協濟中興之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乞於邕州置買馬司狀

臣世為北人聞諸宿將皆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乃用
騎之地騎兵之一可禦步兵之十山林川澤出入險阻
乃用步之地步兵之一可禦騎兵之十自金人南牧以
來中原之兵與金人相持未交鋒而輙奔潰者以平原
曠野敵人騎兵衆而中國騎兵少故也昔馬伏波於交
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因表曰行天莫如龍行地
莫如馬遂鑄銅馬式於魯班門外號曰金馬門又西漢
元狩以後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故也恭惟陛下臨

御以來留意馬政然關陝諸州半陷敵中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戰馬難到行在惟廣西一路與西南諸蕃接連密邇黎雅等州日進綱馬節次到來諸軍頗以謂堪備出入行陣欲望明詔有司於邕州置買馬司差有風力臣僚一員充提舉官收買綱馬幷勘四川秦鳳路祖宗以來以茶易馬故川路各有茶馬司竊聞西南諸蕃貴重中國絹帛每歲不惜十萬縑可以買馬數千匹今欲禦捍彊敵經理中原較量輕重十萬縑或可輟那所有

起發綱馬事乞命有司採訪秦鳳路茶馬條法參酌施
行

乞依舊宮觀狀

臣聞周文王謂鬻熊曰先生老矣而熊自言以臣入山
林逐麋鹿則臣誠老若使坐而策事則臣尚少秦穆公
作誓亦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昔人所以獨取老者之
謀而又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蓋以其歷年久更事多
世間變故人事情偽盡能知之而驅馳鞍把非為克堪

也臣昨蒙聖恩閔其衰病退就閑散以終餘齡而臣年將七十坐以待盡自意此生不復瞻望天日之光矣又況無謀可詢無事能策豈謂睿慈記憐舊物宸翰屢頒使人促召而臣卧病日久皮骨僅存氣息奄奄全不入食形骸支離久立則仆寔已不可支吾再念平生喜於鞍馬不畏霜露軍旅錢穀之徧歷險阻艱難之備嘗今以老疾氣血既衰筋力憊矣雖欲奮不顧身竭盡犬馬以報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而臣曉夜以思垂盡微軀固

不足惜萬一有誤國家大事隕命喪身死有餘責臣實危殆朝不保夕委是不能乘騎冲冒寒暑誠不敢輙當重任恐負使令盡棄前功晚節掃地惟陛下眷遇哀憐保全終始俾臣致仕或依舊宮觀臣雖在林泉猶思結草

書

上時政書

某皇恐頓首再拜某昨於宣和五年八月内嘗具奏燕

山府一路開邊闊遠其勢難守及條具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以聞尋奉聖旨吕某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可先次落職如軍糧闕誤令宣撫使王安中枷項上件行遣並在朝廷去年二月到尚書省亦常陳述金人八月必侵邊十一月必大舉不蒙省察以今日之事料之金人釁隙又甚於前日不待言而可知也若秋冬不能捍禦必又渡河分道並入一道由青滄以趨德博自京東東路西來原注以河北路京東東路未經殘破故也一道由磁相濟滑南

來一道由河東趨西洛東來會兵於梁宋之郊徐議所向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某伏思今日之計莫若遠斥堠明探報不入境即已儻或復來速避地於江外以為後圖此事誠不可忽去年秋冬間祇緣廟論不同或和或戰膠擾不決又百官內少有知邊事謀臣陳畫利害致令朝廷受禍天下痛心今日之事不容更有蹉跌伏願某官深思熟慮以保萬全蓋金人恃其彊勇故示不測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講和明年大戰前後反覆卒

吞契丹今日之勢講和亦不可恃欲戰則力不逮若非遷避更無上策議者多以為鑾輿南渡必失中原是大不然赤壁之戰魏彊吳弱然而魏武大衂者江淮之間沮洳之地又有長江之險非北人用重兵之利此吳所以勝也戰勝則勢張豈有失中原之理哉議者又曰敵人既能渡大河豈不能渡大江亦不然黃河水狹霜降之後水面不過一二里又無水戰之具敵人渡河所以不能制大江則不然水面闊遠狹處不下七八里若於

南岸預集水戰侯其半渡由南岸以輕舟戰艦順流而下頃刻追及雖百萬之師可挫也且以夏人號為善用兵與我相持迭勝迭負我師未嘗如今日敗衄者以涇原環慶等路皆山險之地非騎兵所利故也自金人入邊我師遇之不待接戰而輙奔潰不暇成列者蓋平原曠野步人不能抗騎兵故也某之意欲遷避者又以二十年童貫掌兵柄軍政盡壞賞罰不明人無鬬志所以先革此弊然後可以語戰兼自燕山之敗金人連二年

逼境後來數路官私馬刼掠已盡步人之勢終難抗騎兵霍去病傳云自後更不議伐匈奴者以無馬故也豈不可鑒哉竊望某官長慮却顧俯察愚夫之言況防秋在近機事甚迫梁宋間諸州環地千里城壁不固雖欲增修已不及矣伏願發於誠心開悟天意先遷宗廟於江外大駕且駐南京若無探報只駐南京萬一有警速駕南來江淮地熱又馬無稈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復北去未為失計也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

茲誠今日備禦之策若乃江淮荆湖兩浙等路如何練兵如何養馬如何選將佐如何修城壁如何備器械如何聚糧食此六者尤為今日急務惟速圖之不可緩也某衰病餘生夙荷知遇不忍緘默伏望恕其狂瞽而詳擇焉不勝戰恐之至某皇恐頓首再拜

忠穆集卷六

宋 呂頤浩 撰

書

與張德遠書

伏蒙寵記始生貺以香幣夫何身在高位而不忘貧賤之交任兼將相而不遺外方守土之舊俾賓元慶歷閤韓忠獻范文正忠厚之風今日復見下情感佩雖重番疊幅不能道萬分之一也昨蒙頒惠色羅今復有涇段

之貺此近歲東南所無者區區不敢以多物効誠顧初冬在侯塞上鐵衣寒早有禦寒衣物數件輙以拜納方公閑居閩中時此禮不敢廢是以塵溷幸賜矜亮

與李伯紀書

某閑居無所營為昨於丹邱東郊創園築室求詩為貺乃蒙不鄙愚陋寵惠兩篇調高陽春詞掩騷雅累日諷咏燥吻霑濡泉石增輝山林改色自此始矣道阻且長無由謁謝伏惟亮察荷蒙寵諭禪刹之旁借地為園此

亦王子猷借宅種竹之意浮雲不繫於去留雅意孰分於物我達人大觀歎仰不已十二詠尤見製作之工依韻和呈資千里一笑續貂之罪尚幸容恕上梁文得獲披讀筆勢縱放欽服欽服

與李漢老書

承定居泉南婚嫁漸畢名邦繁會何樂如之某力辭兩鎮朝廷從之惟少傅之除辭至六七引永叔差知太原除宣徽使改差知蔡州復帶觀文例方荷睿慈照察俯

從愚頤居閑以來頗得杜門修心養性之法此外無可言者比於東郊小圃棲止以狹隘伏熱涉夏卧病近得秋深風露稍寒乃獲安健道夫簡重而誠實昨知台州一毫不擾雖治郡不久極有去思劉彦修警敏有才智二弟所不及其他非面莫究萬一

與張全真書

治閩且二年兵習教令民安田畝千里八郡肅清無事可以為左右賀台明諸州昨苦徭亢六月間得霖雨數

尺歲已大熟得來問知福建亦遂豐稔惟常湖兩郡下田有水潦之災為患亦不廣也連年苦瘧痢今夏幸稍安但衰晚老態增甚蒙貺茘子差來人由海道六日而至丹卯色味香俱未盡變北客所未嘗見歐陽永叔以謂茘枝果一絶牡丹花一絶誠可信也珍感珍感

與范元長書

閑退以來屏跡山郡親知書問因循不講忽辱垂敎仰佩高誼歲寒不忘之意元長以世德碩學徊翔列卿頗

自得否其自前年初冬來丹丘寓居無鄉閭故舊杜門養拙日益衰殘每念甲戌同榜所存者僅四五十人不老即病四十年間忽忽如過隙良可慨歎

與汪彥章書

承編次詔令旁搜遠討漸已就緒若繕寫不辦且以十年上之亦可雖洪儒大筆素所留意然勤勤可知矣其被旨付以此事辭不獲已頃在布衣時屢謁范純夫是時此公為內翰兼國史修撰兼知院事兼修國史比已

畧具聞奏乞下禮部訂正庶不差互也

與黄嗣深書

錢塘江岸之别行且再期去秋蒙枉教翰尋以不詳知棲隱之地無由上狀嗣深盛德大雅涖官行已皆前輩忠厚之風於故舊交契有綈袍戀戀之心豈勝感服某向者連年疾病閑退以來稍覺頑健城東小圃增植小花木今春起屋三數間不輟攜稚子徃游亦足以寓目寄懐荷嗣深愛念之至恐欲知衰老動止之詳也

與綦叔厚書

自聞領帥浙東念下車之初事勝繁劇不應以書尺浼聽覽必蒙情照茲辱墜教荷高誼厚德不遺遐遠之意曷可勝言公在詞掖翰苑累年文章妙天下昨吳玠制辭入作數聯造語警拔竊原雅意以謂既失秦川之利則銅梁劍閣不敢恃險以為難取而擊退賊兵也長安驛舍牓曰秦川驛咸陽縣北門額曰咸秦驛衰老素不善為文但筦見如此爾

與李德升書

寄惠佳什佩荷桑梓之意輙依韻和呈浙東今歲大熟茲可為慶湖湘舊號卑濕緣兵火後四向未有人煙通風地乾比之丹邱極高燥老者尤便但既欲歸輿不可過惟幸速與德升尋鷄黍之約為樂爾

與康平仲書

頃在維揚同班列之次備見注措無不中理又高文博學至今不廢讀書篤信忠厚第深歎仰而每有啟擬煩

言紛紛豈非天耶命耶或者輔相造物之乖耶然杜門日久所養益純固居易俟之足矣温台相去四五驛偶公與台守有嫌衰晚又不敢輕動遂阻良集其來春欲游鴈蕩不知車從可來山間僧寺為數日之欵否他惟順序保嗇以副區區之祝

與劉彦修書

向聞謫貶以居閑不知所至無從上狀但於令弟學士書中重疊歴叙遠别依黯之情亦不能盡登山臨水之

意然頗謂吾友氣禀剛大臨患難必不懾繼收令弟書云聞命之初翩然就道不勝歎服曾未數月已聞自便措揮此乃聖主記功宥過之厚恩次則忠義可以感鬼神誠信可以動金石之明驗也他惟將愛以副顧言

與沈元用書

承僑寓松陽諸況安適念惟天下多事之時經濟有用之才周旋設施無往不可豈命有通塞而奮發自有時耶蒙諭二月末欲為天台之游謹不出以俟文馭之來

庶獲相從以盡平日所欲面叙者紹興元年九月某再被誤恩承乏政府具奏天下之勢先平内寇然後經畫外禦仰承聖度開納初遣大將削平羣盜擒桀驁者誅之蓋聖德昭格天將悔禍也衰老待盡於山林濁醪麤飯獲送殘年幸甚念如元用今日謀臣富有春秋不應如老者閑放也

與折中古書

伏承進位貳卿想惟慶慰常觀范蔚宗有言三代為將

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顯豈非用兵能以殺止殺乎頃見遵正先太尉總兵數十年以去殺勝殘為心進築都天一帶城寨愛惜財力為務軍前折服姚醇之惡其用刑太深慶澤所鍾蓋未易量也輙以此為左右賀

與何伯恭書

某大病之後氣血虛弱初感寒瘧繼作痢疾一夏伏枕僅存皮骨比得秋凉方有向安之望天台寄居衆多無

僧寺駐足近於城中葺一草舍蓬茅環堵粗庇風雨每念臨江高隱薌林雅致喬木翠竹翛然有塵外之趣未嘗不想像而馳神也

與劉資深書

自會稽南門夜別屈指九年念欲少款而相望每若秦越自古相知之深相會益尠樂天寄元微之詩云閑人逢盡不逢君是也湖湘士人北來者云下車浸久政事施設無不中理盜賊衰息兵民綏靖實今日濟時適用

之才也甚承之已三月矣累乞宮祠聖恩未允他非握
手莫布萬一所冀珍愛以副依向之誠

與程晉道書

寵貺佳醖副以荔子新薑皆珍物也甚衰年不飲早晚
服藥各一杯自到此每月釀四五斗雖氣味濃香不逮
兵厨自有野醪真趣恨不能與晉道相從如尾橋信安
道中聯轡飛觴之時吾曹老矣念欲促席道舊而不可
得第增慨歎爾戰袍輙易拜俔不惟與綠衣相鮮公方

進用作大帥橫槊賦詩時亦不可乏此也原注信乃廣信軍安乃安肅軍

與趙道夫書

向台旆在泉南使人田上狀幸塵視末永嘉下車之初嘗蒙枉教聞掖垣之名因本州急促往婺州持書令前路投納繼而収德升書知此書不獲通呈諒蒙昭察近時士大夫力辭侍從之名者百無一二豈意難進易退之風前輩高節今日復見第增欽仰丹邱小邦不足煩

施設然民淳事簡軍糧可以足用地僻少過客永嘉所不逮也如聞戒塗有日道中尚祈厚自持養以慰所至

與姚庭輝書

承遂得請亦未獲具聞忽奉教墨如接晤言區區不任慰懌庭輝以學問取高科以官業登顯仕數年以來遍歷艱危今寄居孝義村想日有燕處之樂歲得租米幾何雪川别業曾料理否衣食之分各有厚薄隨所遇而安可也中大夫所得恩數與從官不相遠但村居太僻

不知可以遷來邑中否

與賀子忱書

遷居兕率已兩月矣地不卑濕稍覺疎快衰晚之所宜也天台勝概朝夕馳想俟八月微凉即單騎一往遍到諸山寺可以款陪下風頃歲寄居南京及維揚自釀玉友親知以為妙甞著玉友補遺一卷自過江以來雖精意醞造輙爾不成蒙惠雙樽清冽可愛如對故人而揖清風也

與劉仲忱書

作日勉彊成詩以謝厚意復蒙屬和感佩尤深兩日來披咏佳篇不能釋手古詩高妙不愧元祐年間作者之風律詩警句可愛如奉天一絕編入牧之集中恐學詩者未易區別也其承先人詩賦之學以雕蟲末技忝竊科名今日見公佳作恍然自失矣

與張安世書

承閑居山中諸況粗安便出處行止非人力所能為吾

曹隨所遇而安之可也其連年冒暑總兵今歲得閑幸稍健但晚景侵尋衰態增甚蒙諭冬初下訪極荷鄉契冬中澤國宜雪作若乘興一來不異子猷之訪戴也區區縷悉非面莫既

與劉仲高書

仲高才學政事高出一時翺翔法從獻納論思乃其職業尚淹外臺何也念昔宛邱聯事二十年間凋零無幾良可驚歎政車到閩部已久諸況何如先正奏議已領

可見前輩之出處立朝之梗概玆承寄惠司馬温公手

帖石刻某元豐末侍先考過洛中嘗瞻見温公儀範又

嘗至温公故居喬木尚存鄉人懷想不異甘棠之思名

公也題跋續寄納次温公文集編次甚工冠之以雄文

為序欽仰大手筆衰老得以熟讀感佩至深

與馬永卿書

會稽南浦之别忽忽遂改歲華相從之久相知至深遠

别之際惘然自失昨承欲往鈆山寓居今領來誨乃知

迎侍雙親在令兄官所都昌雖經兵火而居民不至流徙自縣趨左里重崗複嶺喬木蔽映而兩山之間皆良田沃壤可愛也陶公太尉廟每至祠下想其英概志在中原尤可師仰大年高文大筆嘗有吟詠否登臨之時必亦見念也承愛秋冬間見訪切不須遠來雙親年尊且奉晨昏為便相距二千里豈可命駕輕出耶

與陳祖禮書

承山居僻左必得玩意書史如昆仲才器人雖忌嫉終

能抑之乎其平生行陣金瘡在體投老垂白得獲閑退涵泳聖澤豈不知幸但干戈未戢而大恩莫報永為憤恨爾米十斛以助晨炊杜詩云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不相遠矣

與范正輿書

茲承從開府公移屯建康諒惟贊畫軍務少勞神觀先文正以次繪像特蒙惠示感佩不可勝言頃在陝右有四軸因兵火失之今再獲見如披雲霧而覩泰山北斗

也

與雪峯清了書

自頃艤舟四明辱書為貺尋亦拜問之後一向在江東境上置寨於彭澤左蠡之間與李成之兵相持踰年再蒙名還政府衮衮不獲上狀便至忽奉來教佩意良厚吾師道業識解超然絕類雪峯大刹聚衆甚廣人所信向方大盜甫平助國家名教使人為善豈小補哉甚幼年聞真定賾老云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廣厦千間夜眠

八尺推此語則所何足矣某壯歲在西北塞上親總軍旅出入行陣十五年所至除殘去害未嘗妄戮一人佛書有因果報應之理每以自警也晚遇上聖出入將相五六年備歷艱危中間屢乞閑退而所請不獲再叨柄用二年分遣諸將平蕩江湖福建羣盜使民安業乃行其所見非敢忘意功名然衰年識慮顛錯罪戾滋多上荷聖恩處之宮祠布衣蔬食可以送老伏承存問因以布左右幸希亮察

啓

謝陳龍圖舉自代啓

持槖轉輸方被光華之渥剡章論薦不遺貧賤之交風義聳聞兢慚無地竊以聖朝席累洽之運開用人共治之門從官於拜命之初有舉賢自代之法倘非精誠相格臭味攸同如管鮑之深知若王貢之相引敢覬齒牙之譽以為聲氣之先如某者樗櫟凡資輪囷奚取豆棧下品淺俗何言素無孝友之高風見知里閈回視簡編

之舊學日甚荒蕪雖薦試於劇煩迄未聞於彊濟況在公之奇節與享上之精忠雖有寸心未施薄効嗟虎皮之弱質恐累知人誦衮字之褒章殆成虛語忽驚題品遽及凡庸此蓋某官識度淵冲神鋒秀拔卓爾公輔之望慨然前輩之風眷言富貴無相忘肯使朋友之道缺輕艘重艦交馳整整之旗封豕長蛇首挫堂堂之陣竚召還於鈞柄猶懷戀於綈袍伏念某自遠台符屢更歲籥鵬程萬里方奮翼以圖南鷦巢一枝正卑棲而在北

久曠馳誠於竿牘固非自棄於門墻忽迂翰墨之記憐為借雌黄而馳譽其敢不益堅操履永副薦揚惟仰託於師門庶終全於晚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大理孫少卿啟

伏審拜命楓宸陞榮棘寺除音所逮公論僉諧伏以某官學洞古今才兼經濟決儒科而振藻夙擅文名從士版以服休茂揚政績再躋郎省薦領使權果膺上聖之知擢貳列卿之職議刑從恕本欽恤之寛仁懋賞旌賢

佇入遷于嚴近某從游有素辱眷良深欣抃之私喻言
奚既

與華殿院問候啟

伏審光膺睿渥改莅雄藩已擇剛辰榮開盛府伏惟慶抃
恭以某官淵泉涵潤嵩岱儲英趨聖域以甚優躡亨衢
而特起會逢昭代遴選副端眷從鵷鷺之班擢領風霜
之任論事有敢言之氣直繩無附下之私鶥鶚横秋豈
衆禽之可偶松筠挺節異凡木之空摧出處誠繫於重

輕屬任不殊於中外顧濟南之要壤號畿左之名邦褰絳帳以談經範模雖舊秉朱轓而撫俗襦袴惟新豈容坐席之温行被賜環之名別躋近侍益懋遠猷其昔處鄉庠載馳朔部豈謂雲霄之志得施桑梓之邦潔已虛心願奉一言之教摳衣望履遥修百拜之恭瞻嚮之誠敷宣罔既

賀吳顯謨閣啟

伏遇拜命中宸陞華内閣除音所建輿論交欣伏以其

官勳德傳家材能邁俗自翶翔於仕版久踐歷於要塗
問俗觀風雅副皇華之遣承流宣化獨高循吏之聲豈
容坐席之温佇見賜環之名入躋嚴近益展猷為顧簡
牘之未修辱緘縢而寵逮永言傾頌莫罄敷陳

賀建康張龍圖啟

伏審光膺睿渥榮領巨藩音驛遥傳輿情允協伏以某
官規模宏遠器宇軒昂蚤以疏通之才薦歷劇繁之任
惟金陵之會府號江左之要邦方六飛駐蹕之時聚諸

路錯居之衆雲屯萬旅豈無調護之方棊布百司每勞

應辦之力爰自下車之始已聞游及之餘宜妙簡於嚴

宸佇陞華於要近其側聞成命第切欣愉愧尺牘之未

修辱緘縢之遠逮永言感篆曷罄敷陳

賀姚侍郎除侍制啟

伏審光膺

宸綍進陟從班成命播聞輿情均穆伏以某

官學通倫類識照幾先少決儒科抱經綸之器業早登

膴仕更中外之艱屯勤勞偏歷於百為夷險不移於一

節輟自貳卿之近侍兼參戎幕之淵源避劇請閑樂舊山之泉石興讒起謗駭平地之風波賴公議之辯明宜湛恩之溥博榮躋次對允副僉諧諒倚席之未溫即賜環而促名某游從有素欣抃尤深悵竿牘之未修辱緘縢之遠逮永言愧感未易敷陳

賀中山帥沈待制到任啟

伏審光膺帝制榮陟從班郵傳疾馳輿情均穆恭以某官稟氣剛大受材敏通夙遭際於昌辰久翱翔於膴仕

薦揚中外勤勞蚤著於百為遍歷險夷終始自持於一節比趨名命入覲中宸首登文石之嚴從容賜對宻邇前旒之邃讜直具聞訏謨大契於淵衷超拜宜先于多士眷中山之襟帶控朔部之咽喉出殿大邦副朝廷之重寄兼持從槖為儒者之至榮佇觀功業之隆別被倚毗之任某頃緣趨佐最荷知憐方大厦之賀成阻賓閎之展慶傾頌之至叙述奚殫

賀河間帥吳述古遷職再任啟

伏審光奉睿恩榮遷峻職併昭異數原任雄藩伏惟慶
抃恭以某官璞玉凝姿桂林挺秀世濟夔龍之盛美並
逢堯舜之昌期服禁職於西清久持從槖暢天威於北
道倚若長城比上囊封丐閑琳館輿議固難於擇代聖
心方切於懋功寵陞祕殿之名仍總中權之重載惟雅
望竦動羣瞻出鎮大邦雖上覲於遠畧入參庶政已屬
望於宗工諒倚席之未温即賜環而促名坐閑材館方
嗣立於規模手斡化鈞竚一新於陶冶某猥慚疲鈍獲

托帡幪欣聞成命之傳彌切懦心之慶其為鼓舞未易殫陳

與知建州魏侍御啟

一别台符屢移歲籥霜臺峻極敢通候問之儀治闓迨遥第切傾依之悰遐想鎮臨之暇茂膺戩穀之祥伏以某官天骨韜奇神鋒擢秀富淵源之奥學早决賢科挺巖壑之英姿素高多士剛毅有敢言之氣特達推獨立之風顧中外之游更豈超騰之可後鄱陽布治敦愷悌

以宜民閩郡承流尚威稜而警俗調和有術寬猛適中豈容卧治之優行奉追鋒之名某崦嵫遲暮蒲柳衰殘比觧印於湖南復易麾於浙右方祈嚴名入覲中宸言瞻數仭之墻阻陪賓謁遠貢十行之札冒瀆記曹春序應期陽和在候願護節宣之術永綏福禄之宜

賀趙相除左僕射啟

伏審光膺中制進陟上台隆體貌於一時大勲勞於百辟神祇助順華夏交驩恭以其官識造幾微氣函剛大

智勇獨推為人傑文武兼禀於天資屬上聖之作興踐要途而徧履疇濟中興之運蚤膺爰立之求會逆種之嘯凶引鋒車而逼境謀臣猛將遲回懐不斷之疑讜論嘉謨慷慨決親征之策敵兵宵遁邊境塵清破蔡之功孰先裴令却秦之戰無出謝公已懋元勲冠冢司而涣號佇頒顯冊面槐位以尊賢𭧂睽别累年瞻依有素雖衰遲暮景阻陪振鷺之游而沐浴餘波幸遂潛魚之志永言欣幸曷盡敷宣

賀知越州綦内翰啟

伏審光膺睿旨出鎮帥藩郵傳所聞士夫胥悅竊惟慶抃伏以某官量澄玉海學富金籯蔚為學者之師夙擅儒林之秀玉堂金馬久煩摛藻之才皂蓋朱轓暫付承流之寄載惟雅望播在羣僉誦銅梁劍閣之辭蓋一時之奇作惟鳳閣鸞臺之詔誠萬目之具瞻某託契有年索居浸久棲遲陋巷悵竿牘之未修眷戀綈袍辱緘縢之寵逮永言感佩曷罄敷陳

賀新知台州曹大卿啓

伏審中命嚴宸領麾便郡除音所逮輿論僉諧伏以某官迪德忱恂抱材通敏承勲德光華之胄蚤著令名歷中外繁劇之除亟登顯仕擢参天府之治進聯卿寺之班惟淛部之要邦有丹邱之福地爰資宿望綏撫黎民佇聞名節之頌入遻鵉行之近式符輿議益展大猷某一别風儀寖更歲月兹有親仁之便預深仰德之誠欣抃良深敷陳罔旣

賀周中丞知秀州啓

伏審光奉宸綸榮分郡寄涓辰協吉視事宣風伏以某官氣禀中和道涵方大出際艱難之會蚤膺旒扆之知眷自郎曹擢居言路剛風勁節素傾朝野之心正色直言屢落姦邪之膽去同汲黯寧薄淮陽居異子牟不遥魏闕行奉紫泥之名遄歸玉筍之班盍懋遠猷用符輿望某辱知有素為别累年欣聞開府之初彌甚周邦之喜限拘職守阻造門闌祝頌良深喻言罔既

賀郭節使加檢校少傅啟

伏審黼座對揚被九重之厚眷宸廷頒命陞亞傅之崇資仍易鎮於雄藩畀寵還於舊治除音所至輿論均驩伏以某官學洞孫吳才兼冦鄧山西氣概素高破敵之奇功嶺外威名世有征蠻之異績出則分符於邊閫入則帥兵於殿廬鴈門騰來暮之謡凫檣有去思之念自守四明之奥壤屹當北敵之要衝增秩賜金聊慰借留之望建牙植纛益彰重外之光某追伏海山阻趨賓佽

永言欣抃罔罄敷宣

謝趙都運啟

承乏湘南方懼黜幽之典分符浙右遽叨易地之恩靦面弗勝汗顏增愧伏念某家傳朴學世貫寒鄉親逢睿智之作興濫逐英賢而進用一塵樞府本兵無經遠之謀再秉洪鈞佐國乏贊元之業荷聖明之全度保顛躋之餘生惟會府之劇繁豈衰遲之可辦已抗章而懇避丐閑退以歸休此蓋某官德量兼容仁襟汎愛綈袍興

念不忘故舊之情鄰壤相依每借揄揚之助肆令駑鈍
仰玷龍光感佩良深敷陳罔既

賀張參政福州到任啟

伏審榮奉宸恩移鎮七閩之壤肇開幙府俯臨八郡之
民凡預朋僚率同欣慰伏惟其官學通倫類識造本原
醞藉如張曲江聞望同孔北海誠心接物極高明而道
中庸厚德鎮浮先器識而後文藝晚陪興運自結主知
徧歷清華亟登丞弼聲猷彌著德業愈隆載惟東粵之

區比苦潢池之盜屬茲綏靖半已凋殘如脫沉疴未絕呻吟之苦若保赤子宜推鞠育之恩迺屈大臣往宣至意雖路門之勸講允賴真儒顧棠境之拊循尤資良牧纔及下車之始已聞歌袴之謠上寬宵旰之憂下慰簪纓之望其行年老矣報國蔑然欣承綸綍之頒媿後緘縢之賀敢煩記室先枉教函感佩良深喻言罔既

賀胡樞密啟

伏審光膺睿渥擢任洪樞朝廷得人翕爾一時之慶俊

傑在位聳然四海之瞻恭以其官學洞三才智周萬變
際風雲而摛藻蔚為王國之華依日月以蜚英迴出廷
垣之右自躋榮於法從益簡在於宸衷越陞右府之嚴
幄贊聖謨之密豈特受成於將帥又將制勝於邊陲經
武本乎道威於遠服代天理物行進位於洪鈞其晚
幸披風承嘗託契崦嵫暮景方待盡於山林推枯餘生
亦並霑於膏澤厚德不遺於閑退高風念及於衰殘忻
幸良深敷宣罔既

謄錄貢生臣李憲喬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